

雙流縣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輯

8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双流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刘威炳先生传略	刘伯谷 朱炳先 (1)
刘豫波先生二三事	姜文麟 (8)
刘豫波和成都“蓉社”	冯健吴 (15)
一代宗师刘止唐	王泽枋 (17)
刘沅《蜀中新年竹枝词》	(29)
刘仲韬先生事略	文史办整理 (36)
戎马生涯话当年 (上)	于德义口述 张洪伟整理 (40)
记双流几位地下党员和盟员的革命事迹	周木纯 (53)
王干青诗词选	周继丰供稿 (62)
彭德明殉国记	王泽枋 (68)
五〇年双流剿匪见闻	王齐锐 (79)
窑子坝土匪叛乱的十天	张 云 (97)
刘、邓、潘彭县起义亲历记	刘泽琨 (105)
孙元良其人	卢畏三 (112)
王陵基双流逃跑落空记	刘泽儒 (124)
双流匪灾竹枝词	瞿上老叟 (128)
癸亥 (1923年) 华阳难民竹枝词	軼 名 (131)
府河水利话沧桑	冯 直 (133)
姐儿堰琐记	蒲克文 (146)
二江寺大桥	江遂初 (152)
古佛洞的金华庵	徐仁芳 (157)

保路死事纪念碑的设计者——王楠	王泽枋(160)
创建双流县中学概况	侯健元(163)
中兴场的“安道全”——成锡斋	成白非(168)
蔡鸾阶发家记	汪增祥 梁天民口述(174)
	骆大勋整理
戴氏“同春和”烟铺	戴翼全(187)
中和场解放前学徒的生活	向福贵(193)
	叶绍其协助整理
双流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征稿启事	(200)
双流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征稿目录之一	(202)
关于征集抗日战争史料的通知	(214)

刘咸炘先生传略

刘伯谷 朱先炳

刘咸炘，字鉴泉，别号宥(yòu音又)斋。先世湖北麻城人，明季入蜀，居眉州，继迁温江，后徙双流，遂隶籍焉。先生于清光绪丙申(1896年)生于成都纯化街“儒林第”。祖刘止唐先生，名沅，即列传清史儒林者也。止唐先生于清道光、咸丰间，以儒学教授门徒，讲学槐轩①，著书数十种，自成一家，培育人材，遍于巴蜀。其父子维，名榘(bèi音贝)文，止唐第六子也。继志讲学，至于髦(máo音冒)年，槐轩之教益宏(hóng音洪)，生徒益众，蜀人至以“三巷子”(纯化街又名三巷子)称之而不名，其见重如此。子维年五十五始得先生，故止唐孙辈以先生为最幼，行二十四，门徒以“四先生”尊称之。

先生幼而绝慧，初学步即喜书。甫四龄，日问难于子维。五龄，即效前人弄笔，日窥鸡群，仿作《鸡史》。先随从兄咸荣(字豫波，清拔贡)学，未几，咸荣语人曰：“四弟聪慧异常，所问辄博而深，吾不能胜其教也”。于是子维亲为教读，暇则任其自修。先生笃学好问，尤喜翻书，日由书斋抱书数十册入“内楼”(先生读书楼名)翻阅已，复送书斋，出入往返，日常数次，时仅九龄，勤已如是。族人戏谓之“老秀才”。太夫人亦笑比为陶公之运甕②而忧其杂乱无

成。子维曰：“老四自有用地，不必为之过虑也”。先生校讎^③之学殆基于是矣。甲寅（1914年）子维先生卒，先生乃就从兄咸煊（jūn音俊，字仲韬，清光绪癸卯举人，创办尚友书塾）学，初问文之醇肆，乃究班书。继读章实斋^④书，益知著述体例之原，撰《汉书知意》四卷，是为史学评论之始。丙辰（1916年）以后，任尚友书塾塾师，于是遍翻四部，旁涉西书，敏而且勤，独具慧眼，见解益精，著述日富，尤究心于校讎学及史学。自谓：“原理方法，得自章先生实斋。首以六艺统群书，以道统学，以公统私，其识之广大圆通，皆从浙东学术而来。所谓校讎者，乃一学术方法之名称，以此二学代表读书辨体知类之法而已”。又谓：“吾之学，其对象一言以蔽之曰史。此学以明事理为的，观事理必于史，非但指纪传、编年，经亦在内。子之言理，乃从史出，周秦诸子亦无非史学而已。横说则谓之社会科学，纵说则谓之史学，质说、括说则谓之人事学”。又谓：“能知尚书、春秋、纪传三者禅变之故，即可窥史迹变化交互。必有变化交互之史，乃能文如其事，而史之良者尤在能推见至隐，原始察终。后世史家重朝政而轻民风，详实事而略大势，史实所以狭也”。其论方志之学云：“一代有一代之时风，一方有一方之土俗，一纵一横，各具面目，史志之作，所以明此也。国史记注之上，更有撰述，撰述之上，更有贯通之识，为文之主而存于文外。自章先生出而撰述之道大明，贯通之识，亦有端绪，惟方法则止粗有记注之法。章先生所撰，诚撰述矣。而贯通之识，仍未之见。”于是撰《蜀通》，以政事，土俗贯论，述四川地方史古今变迁之大势，明方志之有方志之精神，与国史异。此先生识见所以较章先

生为卓也。先生论先秦诸子，别具卓识，服膺孔孟而追本老子，以老子为孔子之师。其衡量诸子，即以道家之观变，儒家之用中以定诸子之纯驳。谓：“诸子之学有二类：一曰人道；二曰群理。人道论为人之术而究及宇宙，群理则止及治群之术而泛及政事。如道家、儒家皆主人道，而墨翟、商鞅则惟及群理。”先生论文学之旨，因其所处之时代，学者多承清末文士之习，喜读唐宋八家⑤或高谈八代⑥，俗调庸腔，浅陋已甚，文字之用日狭，乃撰《辞派图说》以药之。其略谓：“文集盛于东汉，作者皆工词赋，承子政⑦之法而加枚、邹、东方、司马⑧之辞采，施之诸文，乃成东汉之体，剪裁齐整，下开魏、晋、齐、梁，艺盛辞浓，文质彬彬，远祖荀、屈⑨，近称子政，大家如班、蔡、曹、陆⑩所谓不分骈散之古文也。能择数家而熟玩之，即可俯视一切。然必先具子史之识，乃能探文辞之妙。”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兴起，提倡写白话文。当时守旧复古之士，皆持异议，先生独非之，著《白话文平议》。一九二四年先生以白话文写作，如宣讲本《该吃陈饭》，短篇故事《替叟杀人》、《孟子齐宣王章说话》、白话译《梦溪笔谈·杜五郎》等及其他白话文，集成一本名《说好话》，惜稿多散佚未刊行。使先生尚生于今日，睹白话文之发达昌盛，其识见又何如耶？

先生学广识高，通观达变，凡天人性命微显本末之义，古今中外同异利弊之故，罔不穷究原委，悉加阐述。总挈纲旨者有《两纪》、《中书》；辨天人之微，析中外之异者有《内书》、《外书》；《左书》知言，而《孟子章类》《子疏》《学变图赞》《诵老私记》《庄子释滞》《吕氏春秋发

微》皆属之，此所谓子学也；《右书》论世，而《太史公书知意》《汉书知意》《后汉书知意》《三国志知意》《史学述林》《学史散篇》《翻史记》《蜀诵》《先河录》皆隶之，此所谓史学也；上溯向、歆^①，辨章体器，存《七略》意于四部，以辟校讎芜秽之作，则有《续校讎通义》《目录学》《校讎述林》《校讎丛录》，而《内楼检书记》《旧书录》《旧书别录》附焉；申彦和^②之论，戒以文灭质，树文学轨模之作，则有《文心雕龙阐说》《诵文选记》《文学述林》《文式》《文说林》《言学三举》，而《子篇撰要》《古文要删》《文篇约品》《简摩集》《理文百一录》《史流百一录》《告语文百一录》附焉；明仲伟^③之旨，主以风教骚，而扶诗之质干者，则《诗评综》《诗本教》《诗人表》之外，复有《一饱集》《从吾集》《风骨集》《风骨续集》《三秀集》《三真集》之选；词则有《长短言读》《词学辨言》；曲则有《读曲录》；论书法之作有《弄翰余沈》；他作如《学略》《浅书》《书原》《论学韵语》《治记绪论》《治史绪论》等，则论治学门径，以授生徒者也。计先生所著之书，共二百三十五部，四百七十五卷，总名《推十书》，“推十”者，先生书斋名也。

先生著书之法，先为札记，二十岁前，即有札记副本。执讲尚友书塾后，每阅一书，即于书眉批、校、评、识，短者数言，多者数十百言，朱墨灿然，粗具纲领。继乃修补成篇，或又删并综贯以成各种著述。先生所藏中外书籍二万三千余册，书眉副页，悉有批注。现存四川省图书馆。先生著书，凡主一义，古人已言者必称述之，不足者引申之。本言公之旨，表先哲之长，尤所乐为。其所见精核宏

通，出人意表之地，皆资深积厚，自抒心得，使读者寻绎无穷，有如入宝山，如涉珊海之感。居尝自谓为“骨董行中识货人”。又谓：“若问吾学，庶几可附儒道两家之后。”其所谓与志盖可见矣。并世学人，广西梁漱溟尝语人云：“余至成都，唯欲至诸葛武侯祠堂及鉴泉先生之读书处。”并转载其《内书·动与植》一文于《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觉悟》中，作为附录。修水陈寅恪，抗日战争时期来蓉讲学，搜访购买先生著作，遍及成都书肆，谓其识见之高，实为罕见。浙江张孟劬亦宗章氏，见其著作，称为“目光四射，如珠走盘，自成一家。”盐亭蒙文通与先生有雅故，尝怂其重修宋史，亦谓“其识駸駸度骊骅前，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四川方志序》）殆非虚誉也。一九八二年日本学者亲到四川省图书馆查阅《推十书》抄写资料。继此，西德学者亦托人到图书馆查访先生著作。先生学术，已为国际所重视，岂非国家之光耶？

先生容貌清朗，长身白皙，虽所成莘莘（lǜ 音 洛），顾无矜骄之气，门户之见，和易不拘而谦衷自牧。主讲尚友书塾，自一九二六年迄于逝世，又先后兼任敬业学院哲学系主任及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学者咸服其教，讲课之时，教室座无虚席，门窗之外，环立而听者尚有多人，至今亲受其教者，犹能道其状云。先生惜人才之难，虽一得寸长，悉为奖饰。教泽所施，质下者不倦诱掖之；寒峻⑭（jun 音 俊）志学，力有不及者，尤乐成全之，不使废学。其冀学者深造，尝募资就书塾设研究班，按季发助学金，以贍膏火⑮。其行谊感人者类此。庚午（1930年）、辛未（1931年）之际，始一游青城，再游峨眉，壬申（1932年）之夏，又蹶

突_流 (chuán音船) ⑩，登剑门，览诸山之胜，皆有游记诗歌。北游潯暑遄征，归而染疾，甫浹月，八月初九日，咯血而没，年仅三十又六。亲友生徒，莫不叹惋！人谓其著书之多，年寿之不永，皆与刘申叔⑪相类。使天假以年，期颐耄老至于今日，其成就固未可限量也。一九三三年春，归骨于双流苏码头之蒋家店，附母茔也。先生母氏曰王，曰谢，先生为母谢出。姊一，适华阳朱稚松。配绵阳吴氏，早先生卒，继配华阳万氏，生三子，恒艺（伯谷），恒甄（器仲），恒瑾（jin音晋）（叔固）。先生歿时皆幼小，恒艺未周三岁，赖祖母及母抚养，今皆成立。

注释：

- ①槐軒 刘止唐先生讲学处，在今成都纯化街。
- ②陶公之运甓 甓pí砖。陶公，陶侃。晋人，为广州刺史时，日运百甓习劳。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
- ③校讎 即讎校。校对，校刊。刘向《别录》：“讎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读析，若怨家相对，故曰讎也。”
- ④章实斋 即章学诚，清史学家，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进士，官国子监典簿，邃于史学，以纂修方志，为时所重。
- ⑤唐宋八家 指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 ⑥八代 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
- ⑦子政 即刘向。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

- ⑧枚、邹、东方、司马 指枚皋、邹阳、东方朔、司马相如。
- ⑨荀、屈 指荀况、屈原。
- ⑩班、蔡、曹、陆 指班固、蔡邕、曹植、陆机。
- ⑪向、歆 指刘向、刘歆。
- ⑫彦和 即刘勰，《文心雕龙》作者。
- ⑬仲伟 即钟嵘，南朝梁颍川人，著有《诗品》三卷，列古今五言诗自汉魏以来一百零三人，详其优劣，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之首各冠以序，妙达文理，与《文心雕龙》并称。
- ⑭寒畯 旧时指所谓贫穷的读书人。
- ⑮膏火 指求学的费用。
- ⑯蹇[𡵓] 山名，在四川江油县境。
- ⑰刘中叔 即刘师培。江苏仪征人。早年入同盟会，曾讲学四川国学院，执教北大，其家世传汉学，对经学、小学及汉魏诗文皆有深邃研究，撰述繁富。

刘豫波先生的二三事

姜文麟

民国建立以后，蜀中硕望名流，始有“五老七贤”的尊称，双流刘豫波就是其中之一。他们都有很高的声望，为时人所推崇。当时四川军阀互争雄长，混战不休，但无论谁来执政，对于“五老七贤”都不敢有所怠慢，凡有大事小事，常要登门请教，就是后来蒋介石统一了全国来到四川，也要向“五老七贤”征询意见，移樽就教。可见他们是有影响的人物。

家父伯谦公于民国十六年（1927）辞官回川，终老林下，与豫老诗文唱和，常相过从，我随侍在侧，得有机会拜见豫老，对其生平事迹知之不多，见闻所及，述其二三。

一、豫老的生平

刘咸荣，字豫波，别号豫叟，生于清咸丰八年（1858），原籍双流，世居成都，城南三巷子（纯化街）延庆寺对面大院，即豫叟之祖遗故居。宅门榜书“刘止唐先生第”，笔力遒劲，古色古香，庭园幽雅，朴实无华。厅前植有古槐一株，浓荫蔽日，传说是豫叟先祖止唐先生手植，宜乎有“槐轩”之号。夏日蝉鸣树颠，更饶清趣，一进宅院，顿觉别有洞天，俗念全消。

豫老于光绪丁酉拔贡，博籍经史，尤擅诗词曲，因而文名日著。他心境恬淡，无意仕途，聚众讲学，奉母读书，自得其乐。清末曾在尊经书院教过书，作育人材。宣统元年清政府成立四川咨议局，县举豫叟为咨议局议员，辛亥革命前后，先后于游学预备学堂、通省师范学堂、高等学堂教书，又作过成都府中学堂监督，教过成都大学、华西大学的文科。民国初年，尹仲锡接办慈惠堂时，还敦请豫叟任监察委员并担任义学的文学专修班国文教员。豫叟教书是他的兴趣，并不是为了挣钱糊口，待遇多少，从不计较，真算得是一位老教育家，桃李满门墙，造就人材不少。现代著名的文学家郭沫若、李劫人都曾受教豫叟。向仙樵先生曾赞之曰：“三代儒林尊长德，首开讲席领耆英”。

民国十一年双流县重修县志，特邀请豫叟及其弟仲韬参加编修。民国廿八年成立四川省临时参议会，蒋介石指定邀请豫叟、尹仲老等名流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他谦辞至再，未果，才勉强应命。后来正式成立参议会，参议员实行民选，刮起一股竞选之风，众属望于豫老，当时四川省政府秘书长李伯申就来劝驾说张岳军主席支持竞选，豫叟看不惯竞选的风气，表示他年事已高（时已八十五高龄）不愿再过问政事，放弃竞选，虽劝之再三，执意不从。他一生不逢迎当道，不当官，不爱钱，淡泊自甘，乐天知命，风格是高尚的。

二、保护名胜古迹

成都是历史名城，名胜古迹不少。民国以后，兵祸屡见，同时各个军阀驻扎成都的部队，很多没有固定营地，都

是抢占寺庙、会馆、公所等地驻扎，任意破坏，无人敢问。外南武侯祠，成都名胜，界于城郊之间，地当川南大道，祠宇宽敞，房屋较多，就经常被军队驻扎，神像被毁，殿宇木料被拆除用以埋锅炊饭，破坏十分严重。民国十一年地方名流商请川军总司令刘禹九（他自命为刘备之后）出面培修重建后，继又连年兵燹，尤其刘、田巷战以及三刘之战，刘文辉部撤出成都，武侯祠又遭受重大破坏，弄得祠廊颓败不堪。到了刘湘统一军政，时局稍安。豫叟为了保存古迹，乃商请徐休老、尹仲老、方鹤老、曾奂老等知名人士联名向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申请，要求修复。当时善后督办刘湘以川局甫定，兵祸方弭，库帑支绌，百端待理婉拒。豫叟亲自几次到督办公署见刘湘，一再说明古迹对于教化的重大影响，纵有困难，也要拨款培修。刘湘怕豫叟纠缠，又不敢得罪他，只得允准拨款培修。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用公款培修武侯祠。竣工时，豫叟兴致很高，特亲自撰书了好几付楹联。为诸葛殿撰书的楹联是：

勤王事，大好儿孙，三世忠贞，史笔犹褒陈庶子；
出师表，惊人文字，千秋涕泪，墨痕同溅岳将军。

刘备殿的楹联是：

惟此弟兄真性情，血泪洒山河，志在五伦存正轨；
纵极王侯非富贵，英灵照天地，身经百战为斯民。

豫叟见刘湘还是可以接受意见的，就进一步提出，要保护成都的文庙（孔庙）、武庙（关羽庙）。他的理由是，文庙代表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武庙代表了忠义正气，应当保存下来，现在两庙随时都有军队驻扎，如不禁止，会遭受破坏。刘湘被他说服，当以督办公署名义出示，严为禁止，两庙才

得保全。

三、率真盛会，以诗会友

豫叟有一个诗会叫“率真会”，是半月一会，会友轮流作东，家父也是会友之一。记得有方鹤老、徐休老、曾奂老、贺维翰（彭县翰林）、高凌霄（举人）、徐耀庚（举人）、刘泽林、吴诵尧和我父亲等人。规定聚会时，各人都要准备一份菜肴，谁作东道主谁供应酒饭。那时都喜欢喝绍酒，席前要专人烫酒执壶。我还是十几岁的孩子，每轮到我家时，自然随侍在侧，烫酒把壶了。这是酒会又是诗会，席上要行酒令，人人都要即席赋诗，有点象击钵催诗的味道，如令到还未作出，罚酒一杯。豫叟诗兴最豪，他常夸口说：“子龙浑身都是胆，老夫何处不容诗”，信手拈来就可交卷，故酒席前总是吟哦之声不绝。

后来方鹤老、徐休老、曾奂老都因年岁高了，饮酒做诗的兴趣，不那么浓厚了，就不常来。惟有豫老豪兴不减，又不服老，每次总是先到，摸出诗稿就推敲吟咏起来，弄得其他诸人都不敢不陪了。这个“率真会”一直延续到民国二十七年，敌机轰炸成都，躲避空袭，大家疏散下乡，这才不宣而散了。

四、诗歌清雅，书画双绝

豫叟平生最爱做诗，几乎天天都有诗可做，一个题目，他可以做若干首，如咏菊花、梅花、竹这类的诗，每种可做百首之多。更有《梅花岭》千字诗，排律一百韵，不但对仗工稳，连一个字也不重用，尤为可贵。他的诗句流利清新，

琅琅上口，咏物抒情，潇洒自然，故有白傅篇章能通妇孺之誉。他平素极喜将其得意佳作，印制成帙，分送各位诗友，莫不击节赞赏，现抄录其咏青城山诗：

（一）铁是双眉不写愁，梅花仙梦淡于秋。

江山风月无常主，把臂云中此放游。

（二）忆昔青城一夕留，至今清梦绕山头，

输君眼福多于我，万壑烟云笔底收。

（三）策杖看泉过竹林，山中幽趣静中深。

青天不管月来往，老树浑忘年古今。

（四）山向碧云深处合，花从青壁断边开。

春风吹遍无人到，惟有幽禽自去来。

这些诗句都是写景抒情之作，是一幅幅绝好的画面，还有他晚年做了许多教化人心的诗，更可想见其为人，现录数首于下：

（一）见义必为真好勇，当仁不让岂矜才。

胸中常觉天怀畅，一片春风入抱来。

（二）相逢人尽说繁华，澹泊心情自一家。

我向绿荫深处去，竹边犹有半开花。

（三）一生不作无益事，两眼常看有用书。

抱义怀仁端在我，挺然独立见真儒。

（四）能知己过心从善，不与人争气自平。

徒托空言无益事，由来君子重躬行。

豫叟还工书善画，当时称为双绝，其书法挺秀，墨腴笔健，挥洒风流，气静神怡，所作辟窠行草各种书法，传遍海内，字字如珠，人皆珍藏。至于画擅长兰、竹、怪石。记得向楚曾作有这样赞美的诗句：“风流墨妙幽兰趣，天假诗鸣

老风声”。

豫叟书画方面还有一件轶事：其弟子李天根，双流人，曾办《国民公报》，不堪赔累，将要停刊，乃往请豫叟代为筹划。豫叟考虑良久，就想出一法，凡是订有《国民公报》全年的订户，由他作一张书法或画相赠。消息传出，《国民公报》订户骤然增加了不少，才又续办下去，终于没有停刊。

五、养生有术，寿享斯颐

豫老曾自颜其起居所曰“静娱楼”，读书静座皆在其中。不论寒暑，黎明即起，执水一壶，灌溉花木，退而静座习功，讲养生之术，虽耄耋高龄，精神矍铄，两鬓尚青。刘泽林曾有诗赞之：“平生养气能充沛，耄岁繁霜不上头”。

豫老一生对人和平，纵遇有不如意事，也不发脾气，总以忍让为先。某次其隔院某姓，开办了一个手工织布工厂，终日机声震耳，打破了“槐轩”的幽静，豫老不堪其扰。人或劝其通知当局给某姓打个招呼，就会迁走。豫老不以为然，反于墙下设一卧榻，他睡在榻上，习听机杼的声音，由不惯到习惯，觉得它很有旋律，不但不觉得烦扰，反而添了兴致，可见豫老心胸何等开阔了。

豫老家中还在三巷子住宅附近开过装裱铺、印书铺。因为书画名家都很重视装裱，著书立说就需要印刷发行，才能传之久远，开这些店铺是为了自己方便，不是为了赚钱，印刷的书差不多都是赠送，不取分文。

豫老轶事甚多，不及备述，我想用上一辈人的一首诗结束。

“一门家学萃双流，枣刻坊书遍益州。
幽兰怪石徵寿考，~~翰墨~~翰墨香生静娱楼。”